



書經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
以揚武王之大烈

編修臣 裘曰修

陳雅言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患所自起苟安
於逸樂憚於自強豈所以繼志述事而承祖宗
之託乎公推廣勿誤庶獄之旨而并及此固非
後世導君以窮兵好大者比也

臣謹按周公告王以克詰戎兵陟禹之迹而因
及德威之盛至於無遠弗届歸之於觀光揚烈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毛

若曰如是方可以對文武而無慚耳臣聞帝王

以治天下爲孝而一事一節不足以當之一代
之興類皆積累數百年披荆棘沐風雨身閱險
阻備極艱難而後嗣或不能深知此意一切悠
悠焉聽之優柔委靡醞於有象未形之際治具
弛而不張王心怠而不振日甚一日而祖德宗
功有隱然欲隳者矣此固謀國者之深憂也蓋
嘗論之一人之精神愈用則愈出而愈強衰季
之主生於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偷安肆志
不知汗馬爲何狀而百司庶執事惡勞而好逸

止於塗飾文具而已上恬下嬉將驕卒惰一旦有事呼之而不應則束手已耳不然當成周之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人有定分矣垂拱而天下治民有寧居矣旅獒西來白雉南貢祥符聿臻矣永清大定而周公猶兢兢以克詰戎兵爲告何哉於此見老成慮事之忠望王之切且有似乎預知數百年後必有積弱之患而早爲之防也夫文王之耿光武王之大烈至大且遠矣耿光也而稍弗顯焉不可謂之覲大烈也而稍弗舉焉不可謂之揚其日以者以之也以此克

詰之戎兵也夫豈窮兵黷武之謂哉要必使主德常尊國威常重諸侯有不敢上僭之勢四夷有不敢內窺之心而後周官周禮可以行八百年之祚可以永夫周公大聖豈無所見而忽於放牛歸馬之後爲此喜功好大之談哉此一覲一揚也則謂成王卽文武焉可也則謂見成王者卽如見文王武王焉可也而在文王爲有孫在武王爲有子矣人主之孝又孰大於此乎三代以還漢之七國唐之藩鎮宋之南北分而明季乃幾於無兵大率皆玩視於無事之日而欲

奮勵於有事之時其勢常不能相及也夫足不出戶庭目不窺方域養尊處優而欲坐安遺業難矣故必念及我祖我宗得之之不易而後知守之之難亦惟念及我祖我宗得之之不易而後守之亦遂無難也此帝王之孝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堯

書經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檢討臣齊召南

孔穎達曰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

臣謹按操舟楫以濟川不可以無風而操敝漏之舟楫乘輪轅以致遠不可以坦道而乘朽折之輪轅自古帝王守成致治無他異能奇術也惟此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深心自足登斯世於久安長治故常於極盛之日朝野無事坐享昇平而君臣相戒動色仰畏天命俯驗人心前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四

念祖宗創業艱難後思子孫黎民承親賢樂利於奕禩惟恐德有未洽化有未孚民隱有未聞俊乂有未舉深謀遠慮又常以爲禍患每起於細微而變或乘於所忽必先清心寡欲以端治源屏聲色省遊觀遠邪人親正士左右匡弼守道之臣日侍於側忠言讜論日聞於耳往古史書興亡得失可法可戒之事日接於目而怵於心察吏安民維風整俗積儲備荒以及恤刑講武一切當行之務日籌諸心而見爲實事至盈也持以謙抑至泰也保以憂勤易曰其亡其亡

繫於苞桑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此之謂也夫天下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
待其既亂且危而後爲之所其勢每苦於欲爲
而不能當其未亂未危又常苦於能爲而不欲
何哉君人者固未有不惡危亂欲治安也蔽於
既治且安而不思其後也見既治遂謂可以長
治見既安遂謂可以久安便辟阿諛之臣始用
逸樂之說從容投隙以進君人者中其計而不
察於是心日以驕政日以怠法度日以弛僉王
日以多忠良卷舌威福暗移忌諱滋繁虛文相
應上下蒙蔽方晏然謂固於磐石泰山而積薪
厝火之勢已成矣天下猶身也治天下猶養身
也不慎起居於康強無疾之日而曰恃有藥石
庸爲計之得乎周至成王天下治安極矣而訪
落慎始小愆謹微大雅述先王幽風陳民事皆
凜凜乎有冰淵之懼有宵旰不遑暇逸之思尙
書所載周召二公於治亂安危數陳剴切危言
篤論往往過於丁寧彼詎不知成王爲賢主而
天下之治安已久乎哉惟不恃其治安所以能
久安長治也成王知其然也故萬邦旣已撫兆

民既已綏六服羣辟既已承德而董正治官首
述古人立官之意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大哉言乎其與舜言勅命禹其克艱益言無怠
無荒臯陶言天工人代蓋百世而同揆也成王
又自言祇勤於德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於制
治保邦之道得矣此頌所以美其基命宥密緝
熙單心爲能光大文武之謨烈而開八百年之
統緒也歟

書經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侍講臣介福

王氏樵曰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
之者也惟其人是一篇之要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陳氏經曰人能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聖

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於朝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
嫉何有於和

臣謹按事無論繁簡在得其人以治之舜命九

官至商列爲八政至周合爲六典大綱皆出於
一所增特其屬也明王立政誠得其人則簡固
乂繁亦乂後世官制愈繁而天之生材常不足
赴乎其任故總理之者爲尤重惟因材器使俾
大賢受大職小賢受小職斯智名功勇各擅其
長而事無不舉矣然擇人固聖主之事而推賢

尤大臣之心有虞之朝禹遜稷契臯陶垂遜及
斯伯與益遜朱虎熊羆伯夷遜夔龍蓋君以其
人爲賢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賢不自能而推
之賢讓之能且賢不必其出於已而惟賢是推
能不必其出於已而惟能是讓此至公無私之
心大臣之義也凡爲庶官者觀感其推讓之心
而師師濟濟同寅協恭共成至隆之盛豈不美
歟故曰大臣以人事君又曰衆賢和於朝萬物
和於野推賢讓能庶官所以無曠庶績所以咸
熙也抑又有難者淺中弱植之徒往往延頸企
踵諂親戚以邀譽因賓客以借交易滋黨援徇
私之弊是在爲大臣者秉公持正拒絕獻譽結
納之階惟知進賢爲國不以市恩而人主委任
大臣又必因薦舉而明試考核其果否稱職卽
以徵舉之得失保任之公私以爲賞罰則庶司
無不竭力盡能立功於國而大臣亦無敢比黨
營私矣三代而上風淳治懋豈復有徇私害公
之大臣而成王必深戒之曰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蓋誠有見於知人則哲
古帝猶難而公私義利之間關人材之用舍卽

關政事之舉廢此周官一書所以爲致治保邦
之要務也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四

書經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
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侍講臣介福

陳氏雅言曰此六官之長綱在綱中也冢宰與
六卿雖分掌一職而其官則尊於衆卿故以冢
言六卿之事雖各列一職而冢宰得以兼之故
以宰言此董正其官也統百官者卽亮采之謂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吳

均四海者卽惠疇之謂百官異職而能統之則
有倫有要有綱有紀咸得其序矣四海異宜而
能均之則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咸得其正矣此
訓迪其職也

陳氏大猷曰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
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和
之而猶有不率者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
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
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

臣謹按爲治之道在於得人而所爲得人者非

僅庶司百執事之得其人而已必有操其要者
焉周官六卿分職所以爲制治保邦計者不出
於此使六卿得其人則率屬倡牧于以阜成兆
民也何有一曰冢宰振裘者必挈其領冢宰之
職舉而天下之規模定焉矣規模既定而教化
以興節文以著五惇五庸莫非天之秩叙也故
司徒宗伯次之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
焉則天討之所必及也故四曰司馬大罪陳於
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司寇民遷善
遠罪而後可以永奠其居故以司空終焉其在

周禮則謂之六典六典分掌於六卿而以冢宰
統之皆本天之事以爲事故冢宰爲天官言象
天所立之官也而周官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
四海則亦非五卿之所得而同者矣蓋嘗論之
六卿之設分配天地四時絲牽繩聯至微不至密
卽舜典所命九官百揆則冢宰也稷契則司徒
也伯夷則宗伯也臯陶則司馬司寇兼之若垂
若益則司空也雖或分或合因時制宜而其職
事要未有出於六卿之外者然則六卿誠得其
人尚何唐虞三代之不可及哉周官之戒六卿

也惟以功崇業廣爲務而終之以推賢讓能其所以望之者重矣使居六卿之職第奉行故事苟合取容則其爲朝廷羞也甚矣安在其能率屬倡牧也蓋六卿者庶司百執事之標準也爲六卿者果能去一己之私絕黨援之弊彼爲其屬者自必是則是而倣焉所謂大臣法則小臣廉其效自有不期而至者又况今日之庶司百職事卽異日之六卿其出而爲方伯連帥者卽入而爲卿士師尹六卿誠賢則轉相效法惟惴惴焉以不能對揚天子之休命爲懼其所裨益

於國計民生者豈其微哉

書經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右贊善臣宋楠

蔡沈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

臣謹按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聖人知阜成之責不可以獨任也於是乎設爲六官以典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內以正朝廷之紀綱外以立羣牧之表率天下之政胥統於此此六卿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巽

分職之由也各率其屬者六官之屬共三百六十以倡九牧者爲九州州牧之倡此卽唐虞州牧統於侯伯之遺意阜成兆民卽所謂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也嘗考成周之時周召分陝畢公保釐東土君陳出尹東郊召虎旬宣江漢是內諸卿出膺司牧之權也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祭伯以畿內諸侯爲王卿士是外諸侯入行六卿之事也蓋其於民生休戚閭閻疾苦皆熟聞習見而確知其所以然是以出則爲良牧入則爲名卿雖職有區分而政無同異要皆不

懈於位而爲民所歸是六卿九牧皆以佐天子
康兆民非可畸輕而畸重也然天下事必有倡
而後有因朝廷者四方之倡也而六卿又九牧
之倡也自朝廷達之於邦國又達之於四海其
地愈遠則政之所及者愈遙然能使天下之大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而成運掌之
治者紀綱立於朝而庶績熙於外也是故形端
則影正源潔則流清六卿有崇功廣業之心則
九牧凜惕日玩時之戒矣六卿有怠忽荒政之
漸則九牧高坐嘯畫諾之風矣朝廷意指所存
或崇寬大或尚勵精不必明見諸誥誠定以章
程而一二事之張弛遂默成天下之風氣轉移
之故捷於影響管仲所謂下令如流水之源也
至於阜成者鞠人謀人之事也釋名土山曰阜
阜者厚也敦龐淳固之積蒸而爲協氣醞而爲
太和然後陰陽以正風雨以時品彙以亨民生
以遂宋儒張載有云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
太和太和者厚之至也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
鮮擾之則亂唐太宗曰治天下如建殿屋營構
旣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搖動勞

擾實多是知民間日用飲食之事當聽之百姓
之與知與能長人者特因而利導之不生事不
懈事寬平正直以協民之中無作好惡以遵王
之路則居敬而行簡執要以御繁阜民成俗之
道莫踰於此非簡棄一切姑託於清淨無爲之
說以便其私也聖人在上知安民之本在於得
人而得人之本視乎主極是故祇勤於德夙夜
不怠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者既有以倡庶
明之勵翼由是凡百有位亦克用又不侵官不
曠官欽乃攸司慎乃出令是分職之實也簡厥
修進厥良推賢讓能舉能其官是率屬之要也
成王既董正之又訓迪之內而六卿外而九牧
孰有瘝官曠職以棄厥典常者哉此所以六服
羣辟罔不承德以成萬方無斁之休也

書經

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
民其允懷

侍讀學士臣汪由敦

宋蔡沈曰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
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
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臣謹按欽乃攸司者謹其所守之職慎乃出令
者審其興作之幾也國家憲章明備綱舉目張
雖前人之成法可循而修明之始不至於廢弛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五

振作之始不至於怠惰當損當益者必變而通
之與時宜之始適乎輕重之中所司之職不可
不舉則出令不可不慎易曰重巽以申命又曰
渙汗其大號出令之謂也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不思其始終必不成
出令者事之始也而政之醇疵民之休戚國之
興衰繫焉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之不善
貽無窮之患故聖王莫不慎之於其始始謀不
臧至害於政事而後從而易之卽使能救其弊
而民已不勝其擾矣况其思之不深慮之不遠

因弊立法而弊隨法生創制防奸而奸由制起
廟堂之上焦心勞思以籌救時之急務朝進一
說曰如是則弊可清暮進一說曰如是則奸可
絕而閭閻市井之間奸弊如故也或且因而甚
焉於是今日益繁而有耗而不行者矣有忽行
而忽反者矣有名爲奉行而虛文從事者矣揆
所由來惟其出之不慎也聖王之出令也先民
是程大猷是經不泥古而拂百姓之欲不苟且
而圖目前之安堅如金石信如四時非有商鞅
韓非之峻刑法以驅之而民自敬信服行是何
也見其必可行而後著爲令於其致反之由熟
計審處而預爲之防則不待嘗試而天下舉信
其行之無弊管仲曰下令如流水之原此物此
志也且夫天下之大計非可以一己之私意與
焉也剛愎者不卽乎天理之安偏執者務伸其
堅僻之說優柔者憚興事以因循畏蕙爲守經
好大者樂紛更以銳意有爲爲盡職趨避爲藏
身之固迎合爲干進之階始於售其私而訖至
僨事而召怨惟廓然大公當行者行之必力不
當行者絕之必嚴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庶頑讒

說無所容於其間夫如是則有弗令令出而天下安之後世守之較若畫一民有定志馴致於從欲以治不難矣董仲舒曰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人君圖久安長治之道必自慎乃出令始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書經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
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
莅事惟煩

編修臣儲晉觀

蔡沈曰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典常當代之法也
臣謹按成王董正治官而獨揭學之一言以爲
修職謹令之本反覆告誡其義備矣蓋國家法
度典章其有定守者也機宜事變其無定形者
也是故監前代之成憲而量度處中遵本朝之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五

舊章而聰明不作發言息盈廷之咎居位無曠
官之譏此皆政事臧否之所關朝廷治忽之所
係而爲人臣者之常訓也然苟不學則安能兼
有是數善而無弊哉今夫人臣不學之害有別
昧先聖之術闇當世之務臨事周章奉職廢弛
此則智不足以效一官能不足以效一邑固人
君之所必斥者至於拘泥古制堅僻自庸乖謬
事情紛更約束則有如王安石之侈言經術經
世務而以祖宗之法爲不足用矣辨文小慧析
言破律粗涉經傳緣飾文采以佐其逢迎固寵

之私而適足爲喋喋利口之戒則有如張湯之
決獄傅古義許敬宗之多聞善占對矣然則不
學之害小而學術不正之害大三代以後之史
冊尤炳然可觀也雖然官人之道本以德器爲
先才猷爲後而闕冗無能者或外類於樸誠庸
暗寡識者或貌依於謹厚唯諾成習浮沉取容
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平世罕建白可紀之
績有事非緩急倚仗之人不學之害夫豈淺歟
又其甚者則若朱子所指本出下流不知禮義
而稍通文墨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全無行檢

之徒雖其人服官莅政幸無謬誤而立身根本
之學已失其餘不足觀也嘗攷三代人才畢升
於太學司馬辨論官材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
祿其時之登仕版者固無不學之人而其所學
皆修己治人之要道也自朝廷以科目取人士
子以舉業爲學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其來
久矣夫欲實學效於當官必其諳練之有素者
也且人之智能各有所長而其爲學亦必專精
於所習漢世詔舉吏民能治河者先後得王延
世王景二人卒顯功效又如郭躬陳寵父子家

世明習法律相繼爲理官皆專務所學之明驗
宋臣司馬光嘗議以十科取士分別任使蓋欲
人才之競相濯磨講求於平日也抑成王所告
誠者內自公孤六卿而外及四方之岳牧皆百
僚之長各率其屬者也是知牆面之警爲大臣
者尤宜加意焉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書經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少詹事_臣徐以烜

蔡沈曰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_臣謹按國家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也爲臣者膺朝廷之爵祿則思樹立以自見然器識不遠者非成功之士也苟安玩愒者非立業之基也優游寡斷者非決機之識也是以周王之戒卿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五

士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者誠以生平之建立總屬於一念非常之勛績每隳於便安天下有志不立而狃於卑者矣志立而狃於卑者無有也天下有勤不懋而墮於隘者矣勤懋而墮於隘者無有也故翔豎之局不待其崇隆而後知之也惟曰視其注存者而已矣積累之途不必其盛大而始決之也惟曰視其加務者而已矣雖然功業之爲勢至烜且赫而其爲效亦至繁且重乃或志之終身曾不如志之一日勤之卒歲曾不如勤之片晷者豈難易有殊量哉果斷

不果斷之別也事機之至也不測事會之逝也亦無定惟猛焉剖決而不疑洞識於是非可否而倉猝無以撼其神惟奮焉獨立而無懼立制於動靜吉凶而非常無以震其魄如是則功可崇業可廣而又何後艱之有哉夫可以致功而不之致者謂之懦可以建業而不之建者謂之怠功不崇業不廣當幾而遲回不決者謂之愚懦可起怠可策而愚不可破故果斷尤貴克焉周王之戒卿士曰志曰勤而又必曰果斷者良有以也

書經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監察御史臣程盛修

臣謹按國家所重者人才人才進退係乎政治得失此其權操於君而實倚於二三大臣大臣以人事君者也使才識能甄拔善良獎許士類而又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一切門戶恩怨夤緣聲氣之弊皆不足以動之則其難其慎之心無非忘私忘家之義而天下人才亦知吾道之可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卒

以有爲也莫不乘時利見踴躍奮興俊又在官百僚師師所謂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也不然者以名爲招以利爲媒官及私昵爵及惡德德薄而位尊矣知小而謀大矣力小而任重矣其不勝任者居華廡列顯要而勝任者反投閒置散寂寞下僚視氣節爲不足尚經術爲不足用呈身識面爲不足恥以致人才日壞紀綱日隳餐之素也餽之覆也遑恤國家也然臣終不敢謂倚之二三臣而君之責遂可寬者蓋君不能周知庶寮而二三臣之賢否忠佞則其所燭照而

數計也惟擾成憲則察之紊是非則察之樹私人比朋黨則察之察之極其精而處之極其當舉能其官有上賞焉稱匪其人有顯罰焉如是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同寅協恭和衷哉保無有政庖之患重煩黼屨者已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空

書經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

監察御史 臣 朱續暉

蔡沈曰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董鼎曰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爲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蔽賢妬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

臣謹按致治之要在於得人人之衆聖主不能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空

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巧僞並進官職耗費故必設連坐之法以治之此不易之道也又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守而短於才或長於此而絀於彼不可求備故不妨廣其途以取之但使所舉皆實則隨才器使各得其用昔司馬光嘗言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采訪虛言不若使之結罪保舉因奏請設十科以舉士令每歲各於十科中舉三二人擬結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倘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已贓臣甘同坐不辭狀

到付中書省記簿仍別置合舉官臣寮簿歲終
不舉按劾施行如舉後不如所舉量輕重行罰
必行勿赦所貴人人慎重官皆得人光之言似
過嚴而難行然細思之實亦有不得已者蓋保
舉之責甚重知人既難而深懷薦賢爲國之誠
肯時時留心於此其事亦復不易故朝廷每下
明詔或則觀望而不舉否則又將徇私而濫舉
矣二者之弊均未易除雖云事本非易然揆之
以人事君之義爲臣者固亦無所逃其責光之
言蓋深合於周官董正之法其意猶可師也

書經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編修 臣 丁一燾

蔡沈集註曰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於斯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三

董鼎曰益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曰明德惟馨感於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況於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一也

臣謹按周公之訓固爲精微成王舉以告君陳深有得於爲治之本矣夫至治何以云馨香善治之極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可愛生民之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載芟之詩曰有飶其香邦家之光則固非小補之氣象所能仿髣也且夫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

神以爲徒故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行於宗廟而孝慈服焉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其精神之所條貫志氣之所默孚無一不本於其德然則至治之隆其必歸於至德也明矣而蘇軾謂物之精華發越於外者爲聲色臭味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是猶以黍稷言也如黍稷可以爲馨香則隨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於神明矣至治之馨香豈若是乎且夫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天人感召之理豈在享祀之儀文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奎

臨時之齋祓哉必其洗心於密洞達無間光於四表格於上下亦如鬱鬯羶薌之間使陰陽之氣達於淵泉達於牆屋所達初無界限治然後爲至德然後爲明故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夫至於天神可格尚何慮乎民物哉然如慎獨而後可以達天德誠意而後可以行王道德之克明固自有本是以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時以篤敬嚴之所謂以聖人之德成到隆之治其在

斯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六

書經

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監察御史臣胡寶琮

臣謹按帝王孜孜圖治所以本之一身率羣工而交勉者固無日不期德化之成使斯民風同道一而蒙至治之休也昔成王命君陳尹東郊念民生之厚因物有遷欲其偕之大道而曰允升于大猷洵爲治之要哉大猷者宇宙之常經共由之正路程顛所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民或爲習俗所染則失其本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七

然之天而趨而日下惟聖人在位端其範於上而示之準民自欣然樂從以共復其初蓋克綏厥猷惟后而歛福以錫庶民乃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斯爲允升也朱子曰善爲治者總攝而整齊之使各循其理先有紀綱以持於上而後有風俗以成於下也是以懋修者在宮庭從治者卽在草野而其間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則在承流宣化之得人惟人臣能敬其事不爽厥德則政皆實政其施及於民者裕之以衣食之源率之以孝悌之行使俯仰有資遵循有則忠君

親上之性油然自生禮義廉恥之心維而不替
斯太和之景象駸駸乎上理矣司馬光云上行
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始而洗心滌慮
繼而風清俗美如階之升進而日上此大猷之
所以允升也且夫民非無良也二帝三王之治
非不可以必復也司牧者以誠格之自以誠應
之故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卽至治之馨香知諸
福之畢集有明徵也蓋至大猷允升則樂斯世
之平康躋天下於仁壽兆人長享和平之福而
君曰子一人膺受多福者能錫福於民乃爲受

福之實惟人君以天下之福爲福而其福始多
也然則致治之原本於君身而爲治之要在於
得人果得其人而福成於下者俱歸於上以是
知福莫大於允升也其後命畢公保釐東郊有
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而復以
克成者於畢公有厚望焉此成周之化所以皆
得其人而稱郅隆之治也詩曰受福無疆四方
之綱此之謂歟

書經

辭尚體要

編修臣儲麟趾

臣謹按仲尼曰辭達而已矣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達與足非繁多富麗之謂而質實明辨之謂也質實者按之有物言其體也明辨者宣之不繁言其要也書契以來唐虞三代之紀述典謨訓誥之昭垂緣文立幹淳茂禘禘皇雖曰世不尚辭而文質備矣若周書畢命一語而修辭之法盡焉蓋凡辭之爲用甚大且遠所以宣德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充

化備記載述情志而昭訓戒也其在上則詔策章奏檄移祝誅碑志其在下亦有宗經緯史箴銘讚頌論序用之則潤色鴻業黼黻皇猷不用亦藏諸名山秘諸石室然或華而不實則失之蕪也大而無歸則失之誕也弱而不振則近於靡也俚而不典則近於俗也縵幽鑿險者詭異而傷於正旁見側出者枝葉而離其幹凡此六者惜皆未明乎體要之所在也今夫援天證地河漢其言而終不得夫胚胎之所自何如數言而渾舉大凡連篇累牘講張其說而訖不知其

意指之所歸何如一言而深中窾會舉其大凡則質幹已具而顛末瞭然是則所謂體也中其窾會則肯綮已得而節次無難是則所謂要也所謂體如衣之稱身長短合度不欲其過也所謂要如衣之振領把握無遺不使之芴也循是二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布帛菽粟用之而不盡而裁製者允蹈於大和黼黻丹黃望之而立曉而指示者不離乎掌上則體要一言洵乎其詔千古以修辭之準也若謂康王因商俗餘風利口惟賢故命畢公以敦本務樸之意倡導厥俗如張釋之諫漢文帝拜嗇夫事則止於一時一事以立言而非仲尼刪書垂示萬世之良法矣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卽辭以觀人之心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卽辭而推其及人之功也辭顧可不慎乎哉

書經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監察御史臣錢度

臣謹按此言養民之宜急也古者大司徒之職敷五典擾兆民然土會土宜所司半養民之事故其屬自鄉大夫以下皆教也自載師以下皆養也而教必先之以養夏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必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後可以戒休董威未有鮮飽興歌而能化行俗美致上理者也穆王有見於此故於君牙之命既告之以敷五典和民則而卽繼之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明怨咨未泯雖爾身克正化民未易言也臣觀古先聖王莫不以足民爲急務周家以農事開基於小民衣食之源日用之細尤爲加意周禮一書其法至纖至悉不啻取民之身家而代之謀其所以思之者無不至其所以圖之者無不周故家給人足教化易行風俗醇美周家之治稱極盛焉自周禮之法廢而養民之道衰其弊有四溝洫畎澮并而爲田而

旱澇無備不足以濟天時一也且并地利而亦失二也載師任土之職不修而民之游惰者衆三也草人土化之法不講而物力不盡四也具此四弊而豪強復得兼并乎其間捺其奇贏重困貧乏而貧者日益貧則所謂艱者誠艱而所謂易者不可得矣穆王之世豈至有此而猶兢兢以爲艱者誠以爲上者一日不思維則必有忽視民瘼之患而民之怨咨隨之甚可懼也夫寧者安也定也安定其家而身始可用安定其身而心亦可用此周禮司徒之職所以兼教養爲一官而孔子之旣富加教孟子之恒產恒心俱是說也

書經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
交修不逮

侍讀臣黃孫懋

張栻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
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
分甚嚴未易犯其顏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
故可糾其過救過於未形之時易爲力救過於
已發之後難爲功懋德交修正僕臣侍御之職
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書

臣謹按周禮太僕爲下大夫之職非若三公三
孤論道經邦也又非若六卿之率屬倡牧阜民
成化也其秩旣不甚尊顯而其事亦止陪僕贊
御之事無關於天下政治之大罔命一篇何望
之者深而責之者切耶蓋人君之動靜起居惟
近習之人見聞爲最切使左右前後皆德選朝
夕與居皆正人因事進規非心無自而萌然後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周公作立政虎賁綴衣趣
馬攜僕莫非吉士卽此意也故穆王於命官之
際述文武之成德稱在位之忠良始則望之曰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繼復責之曰弗祇厥辟惟予汝辜至其所謂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尤爲切要之言從來小人之敗君德靡所不至而自聖一言足以蔽之夫有自聖之心則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舉亦莫或齟齬於其間此勢之相因遞見者也穆王克見及此亦可謂思深慮遠防閑之早者矣厥後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耶抑其心本有是欲久而不克自持耶天下事有其迹已著疏遠之人不及知而近習早窺之者亦有近習之人不知而已獨覺之者所謂未萌之欲也穆王之言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想當日反躬內省心曲之地嗜好之端隱隱必有所向而強自抑制使不得行且又惟恐其或行也故命前後左右之人匡其不及繩愆糾謬以格其非心倘此時得如舜之四隣者日弼其違而無面從則非心日格而王且入於聖矣得如周成王之四聖維之則非心日格卽不至聖而幾於聖矣惜乎當日未聞其人也是以本源未清潛滋暗長向之慄慄危

懼自覺其非者後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
無常亦甚可畏哉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書經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監察御史臣霍備

蔡沈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

臣謹按此周穆王欲伯冏慎選羣僕侍御之臣以輔翼主德也蓋侍御近臣也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佞人也爲邦之道務遠佞人而顧可引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四

美

而近之乎此其所以不可不慎也在昔成周命

官分職綴衣趣馬皆顓後之流官伯內宰盡興賢之侶漢初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而周昌汲黯輩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其陳誼格非拾遺補過者所關正非細也中漢則有宮中府中迨至於唐則有南司北司職掌旣分流品迥異苟非闔豎嬖幸不得日侍宮庭矣夫輔弼之重責在大臣君德之盛衰豈盡由於近侍之邪正然廷臣不能逐近臣而近臣反足以間廷臣者惟近臣相親而相狎廷臣

則日遠而日疎凡耳目之可得而悅者卽其聰明之可得而蔽者也人主之於近侍可不嚴立其防哉更進而推之近臣之外其爲巧令便辟之顯著者莫過於伶人蓋伶人之技正在於是非是卽無以盡其職也人君或溺情於此鮮有不日卽於佚樂而惟聲色是尚者故後唐莊宗之寵伶人與任宦官有同譏焉然考其爲晉王時嘗欲賜伶人錢而張成業堅持不肯與其詞義凜然昭垂史冊後世稱其志行有縉紳士夫所不及者蓋又千古而一見者矣

書經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鑒于茲祥刑

少詹事臣沈德潛

王樵曰刑施于人非可願之事宜不足以致譽而有無疆之譽由于五刑而無一不盡其心則無一而不得其中所以有慶而致無疆之辭也以刑之中全民之中則刑非凶器而乃祥刑矣爾受王之嘉師其尚鑒于此焉

臣謹按舜命皋陶爲士而相與往復者曰欽曰御覽經史講義卷十四

夫

中周公命蘇忿生爲司寇而相與儆誡者曰敬曰中此用刑之要必本於心法之要也至穆王之命呂侯疑於世變風移矣而於用刑之時悉原本於用德之意故篇中誥誡猶見古帝王以刑全民之盛心今取其辭釋之其云哲人明理之人也明理之人用刑則不傷於聰察而有無疆之令譽由五刑之屬於己者咸得其道理之中所以天下後世並慶其同於天地之大德也五刑而變文曰五極猶極則也言五刑所施皆中正之標準而不能少爲增損也嘉師猶言良

民雖已罹於惡而原其受中以生初無虧於天理之善故云嘉師也祥刑良法也用刑而全乎天地好生之心吉祥善事莫大於此故云祥刑也爲諸侯者受天子命而撫有嘉師舍茲祥刑其何鑒焉篇終而再三鄭重以付托之此總結全文云爾謹考呂刑一篇言中者屢始言明于刑之中繼言罔非在中又言咸庶中正又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又言德于民之中至此則云咸中有慶先王用刑之意無非折之以中也而刑之能中實本於德如言德威德明繼言祗德又言惟克天德以_中德先王制刑之意無非引之於德也而中與德之所由總歸此心之敬始言敬忌繼言惟敬五刑又言何敬非刑朕敬于刑用心以敬爲主則刑無不中刑也而德矣所謂哀矜惻怛猶有三代忠厚之遺者與君天下者秉如天好生之德而又曲體穆王之言將上作下應一心一德卽有猛鷲不馴之徒亦皆化其頑殘歸於仁厚太和之氣常流宇宙間

矣

